

陈颉的诗

桑植白茶

1、
一片片绿叶，是澧水两岸
一曲春天的舞曲
浓荫、幽静，鲜活、轻盈

三千尺白发，是万人皆知的秘密
一杯静美的时光，清泽光亮的民谣
会再一次激情洋溢

白茶，桑植的一曲神话
天高云淡，金戈铁马

依山傍水的安宁，随茶而住
缕缕乡情，光耀乾坤

2、
一纸素笺的侧面
是海拔700米的黄金分割
亭亭玉立，是山间鸟鸣的外衣

一棵树，神秘青翠
并蒂的银簪，一曲添香的绿袖
少了喧哗，多了沉思

气定神闲的舌尖，裹着幽香
在一片绿叶中
喜悦沿着血脉流遍全身

3、
一片叶的命运，是神给予的馈赠
消炎止咳，活血定神
颠覆了一个名词的本真

一组奇特的符号，被善德破译
这叶，有修身之甘，有养心之静
陶然其乐，酣厚清芬

白茶，精妆俏扮，娇媚含羞
不经意的一口
会浇注你永恒的写意

4、
百年岁月，是澧水红色的记忆
历史，一片绿叶
渡出阴霾、险境和黑夜

山高谷深的行程，倾注与伤痛
民歌序曲，用一杯茶支撑信仰

淡淡清香，脉脉情谊
历经大风大雨的洗礼，千秋西岭
是历史与文化的交汇

星光复活回忆，白茶的纯粹
一种迷恋，浅浅地，在心中漾起

江左融的诗

堡子界冬晨

昨夜的雨水还淌在枝头
宿醉的男人们漾在梦里
女人们，已被堡子界的鸟儿唤醒
准确来说，是一群女诗人们
准确来说，还包括我
这样的清晨
我无法确认
山风会告诉我些什么

薄雾牵上我们
走进林场老屋子
我们落座围桌
吃茶、剥花生、砸板栗
看枯黄的落叶墙头静静飘落

或有几句漫无边际的谈及

这群女人们
终于拥有了撇开浮尘的
安然、安静
岩头寨秋色
巫师的祭祀神器响起
牛角号长鸣
锣鼓声赶忙前来助阵
我们已被岩头寨秘宣、召唤

各路神灵祥瑞上空
享用人间的祭拜
一祭五谷神
二敬傩公母
三敬盘瓠辛女

我们正在翻山越岭
下龙吉高速
在赶去的路上
等我们的人在迎风唱诗
等我们的人在 抖哒
一场有关秋天的饕餮盛宴
(注： 抖哒，苗语，意即烤火。)
岩头寨诗歌夜
感觉我们并不陌生
在这个叫岩头寨的山村
在我们都唤她为梅子姐的苗女的家中
四五只点燃木炭的火盆
帮助我们抵御山风的清冷
大红灯笼下
我们围着火盆烫涮白菜叶、喝性烈的
酒鬼、啃食谷鸭
听老董的烟嗓在吉它音完美的协同下
和弦一首又一首古湘西这方土地的歌谣
又或者，静静笑看喝多了的男人们
大声吼唱心中的沧桑

是的
在这个足够舀出星光的夜空
我们已毋需指认任何忧伤
山风吹拂，飘来荡去
一切，美其所是

朱才的诗

花开的声音

封存在岁月中的故事
被你问候的短信
唤醒
枕着那段青春的记忆
让心在时间的渡口
摇曳

初夏的晚风
带不来你的容颜
挂在香樟枝头的诗句
写不尽
梦中的心吟
缠绵 倾城

夜色中的霓虹
闪烁着你我的故事

花开的声音
是我灵魂深处的呓语
也是岁月深处的暖

古寨的夜
夜幕像一只巨鸟
轻拍翅膀，漫过寨顶
偶尔的狗吠点亮一盏盏灯
月光渗透古树，撒下斑驳的轻纱



古寨如烟 如梦

古寨的夜晚自带
薄荷的清凉
泥土的气息，如醇酒
闻起来都是香甜的，醉人的

独坐古槐树下
任凭微风蘸着月光
擦拭我都市喧嚣的灵魂
一遍又一遍
树上喜鹊的呓语
送来儿时甜蜜或苦涩的记忆

母亲远去的身影，在灯下
越伸越长，一直延伸到
我记忆深处

南滩草场
余生最年轻的一天
从南滩如诗如画的清晨开始
土家织锦的蓝
在天上，也在南滩天池里

几朵留恋凡间的云
化整为零 悄悄
降落草场上，在远处
啃食着时光
在牧羊人的笛声中
随起伏的绿波 荡漾

友人们早早去山坡
寻找朝阳的微笑
我却饮下对草场的迷恋，品尝
这绿色的容颜
绿色的笑容，绿色的思想
我像一根钉子
钉在这醉人的绿波里

南滩，一个掏空你想象的地方
也是一颗尘世的灵魂
皈依的圣地

胡小白的诗

金坪夜雨

像在水中被水完全封闭：无休止的无形枷锁
但四月的夜更亮了

仿佛都已结束；仿佛才开始
想到春天，山上的绿就流了下来
在布谷鸟的鸣叫里发芽，这不被理解
的隐秘存在
只有醒着的人能听见

雨落进土里
雨，教我睡觉

变成没有波纹的部分。直到
我是我
带着很多种子

木纳里之夜
夜色自崇山流下来，一层不染的木纳里
舒软空间，不必在意从哪里来

灯光是圆形归宿场
我们携着无垠喜悦，相聚在一起
像漂泊已久的部分回归本身，完整的
存在
不是从前
是现在
等着影子一点点热起来

我们的眼睛有白色翅膀
边缘有茂盛的六月

为了寻找溪流
借着月光珠，我们松绑生机勃勃的渴望
抖落沉沉寒意
属于未来的时间到了

和爷爷一起烤火

立春过后，雪仍以自己的方式显现
而生活有时会给我们足够多的时间
听
雪，边缘部分
联系大地的声音，自高处，独自完成
蜕变

习惯围拢起来。夜幕即将来临
我们倚在暖融融的火炉旁
用真正的热情
讨论有关播种的计划
还有月季重新打开的身体，带着治愈
疼痛的色彩
大多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说，凝视猫
眼深处摇曳的火
直到白色灰烬越来越沉重，横亘我们
之间

他用一双九十多岁的手，拨动眼前没
有足够的空间呼吸的熟炭
和目光

尽管冷气来来回回，卷动衣角
但迟钝的指尖有了燃烧感觉，真正的
宁静从未离开
他脸上的故事裹着糍粑的香
流过紧握铁夹

历久弥新的亲情院落，我们靠得更紧
以抵挡背后黑夜